

道

戰國策燕卷第九

縉雲鮑彪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

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

文公顯桓王子元年庚申

奉陽君二衍李兌李兌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田目奉

封邑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

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說燕

羨也大事記以此章倭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

削去捐館之語愚嘗辨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為

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
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噲之役昭王未破齊之
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
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此類
也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
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
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
問何以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
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
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
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
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
惠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
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
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應遠舉此事此必齊

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其以權立權謂外
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與貴也
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晉
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
弱必重外必事貴外與取言謂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
貴謂他國齊趙之屬也之
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已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
疑燕亦不能信齊矣燕於楚奉陽君曰善乃使
使與蘇秦結交非文公時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

遼東并州北有林胡樓

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北有林胡樓

南有呼沱易水出涿故安

九原郡城在林榆縣北

西界二郡皆在勝州

煩趙策見

浪瀾曰朝鮮箕子所封今

高麗國索隱云音朝仙

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

正義云雲

出涿故安

呼沱見前

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
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

二條引此地方二千里帶申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

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并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

山在平州燕東南鴈門山在代燕西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

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

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夫大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

其南也秦趙五戰補曰設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

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

道彌猶巨踵猶數也補曰踵足數千里雖得燕城秦

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

垣矣垣謂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度呼沱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

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

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

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

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補曰一本齊趙強

國補曰一本齊趙強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

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燕諸

權之難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謂文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
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
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役言及魏
補曰大事記從鮑說

易王文公于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二十年

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

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

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錄耳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索隱此一何

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

本草烏頭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

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

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

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

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

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齊人

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

為紫其賈十倍按二章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

人之服紫敗素得厚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

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

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

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此

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

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
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
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
今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行矣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
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
塗中塗泥也自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
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
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
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

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

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

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

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

乎補曰姚本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飧詩

也素空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

國漢屬遼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坂

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

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抱梁柱而死信至

女子期

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

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

自覆之術覆猶此護也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

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

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足下不踰行楚楚

此正以燕楚相遠言之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

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

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

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

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

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入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

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

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

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

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

母也補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忠

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

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

益國亢高極也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

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衍之

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無

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畧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

伐齊事為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謂守信行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公為反覆以誑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易王子元年 慎觀王元年 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于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

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讎以其強故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

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因喪見

正曰說身自削甲札札木簡也甲之革緣如之

誤見後身自削甲札札木簡也甲之革緣如之

之左成十六年養由其基蹲甲而射之妻自組甲組甲

之繩也今綴紛也治之為組以穿札景帝詔纂組註組

與下文同有之大數矣王曰子聞

與下文同有之大數矣王曰子聞

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

二年矣自即位至是二年寧必誤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

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

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

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

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

補曰司馬貞云年長也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

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穡字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

秦為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

將史並而不書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本而舉五千乘

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

封涇陽蓋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正曰此言舉五

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邑五已蓋在滅宋之後明

矣下章包十二諸侯侯即史所謂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之欲得也欲得其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

復攻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

足以為塞補曰清濟以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

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

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

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曰濟西齊

北謂滄傳等州在潔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

敵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

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

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則齊可亡

已王曰吾終以子補曰一本受命於天矣曰內

寇不與寇猶亂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王自

治其外謂謀臣自報其內謂亂於內補曰為此乃

亡之之勢也彪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補曰大

以為會使會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閱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三旦比猶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補曰還臣請獻一朝之

費元作賈賈補曰疑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

旦而馬價十倍今臣衍之字補曰之欲以駿馬見

於王馬自莫為臣先後者助為之足下有意為臣伯

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

則此所獻馬之食也補曰厚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會

質齊補曰鮑因此指為王會事然史云一子質燕

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

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辱

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
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內懼少太后曰賴
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懼者懼者憂
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
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
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齊
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
封公子百官持職待猶守也封無君臣効忠曰公
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
子功也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
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

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
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
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
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此與觸龍言多如此然

觸龍言尤婉切所以人多稱之

或獻書曰燕王燕一本無王而不能自恃得弱國必

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
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
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無如之何此臣之所以
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兩雅東方有比目魚不相
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

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
譬言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
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韓魏也而不能敵秦，索
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
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
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
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
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事物猶人之所能為也山東
主，補曰一本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
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卑名
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之卒者，之猶其

同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出士以成韓梁之西邊，此
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
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
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物固有勢異
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之。秦不暇救，故趙亡
山者補曰一本之伐作久伐，下句同。姚並同。○按
趙策蘇厲曰：楚人以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
與魏連兵，中山失助而亡。史稱主父與齊燕共滅
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
善信矣。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
已與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
十九年，胡服以來，攻城畧城，無歲無之。何至此而
始合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丘
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網
曰：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
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

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謂楚魏連兵非此年齊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六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愚嘗因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亡特迂其王尔以此數策觀之尤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趙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庸王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齊策秦伐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

下宣正曰通鑑大事記報王二年齊潘王元年齊策與孟子合甚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

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衍宣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

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

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補曰徐廣云一作屠毛甘陵縣

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

本名屠喆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屠韓子作潘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

子之屬猶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

以啓臣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

與友黨補曰姚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

於益也補曰一本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

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

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補曰大

石計祿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不聽政

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

惘然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婁

即此以知謂齊閔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

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

飭君臣之義飭戒也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

足先後補曰正義云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

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

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

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惘然元本作恐

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

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將此言之信

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王因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即都大邑臨淄是五都之一都以因北地

之眾齊之北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

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公

史當作太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王薈七

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

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

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

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徒借是名以篡國子會

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名未得也則說以堯讓

乎由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

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

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

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非論肆行

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

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感者其唯知實理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

秦為燕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

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

持補曰史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

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

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

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

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四

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

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

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秦信齊齊秦合

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齊使歸

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魏其合齊秦不合天下無

變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

代補曰復有代字史之宋宋善待之魏曰此策自蘇代過

自為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補曰名平元年昭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補曰儀說大王之所

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王補曰魏策稱襄子以

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

補曰勾注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補曰索隱

為斗若安長柄則名料尾即斗之柄其形若令之

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

熱飲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厨

人進斟羹補曰是酒酣樂進取熱飲補曰索隱云熱

羹汁故名汁補曰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

塗地補曰正義云反斗而擊之代其姊聞之

摩笄以自刺也補曰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

不聞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

州補曰晉趙無恤滅代解題代北狄之別也其國在今蔚

代補曰如虎狼蓋生於古文又云襄子夏屋之役見史記行

規遂以仁義之所也夫趙王靈之狼戾無親補曰戾

如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與

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補曰皆不書大王割十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黽池補曰趙王姚同效河

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無今字姚同秦下甲

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

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且今時趙

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

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

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補曰裁

在僅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

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

恒山五城也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燕昭賢智主

子不相肖者自衰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

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

甚蓋州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

者衆故為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

之數年收集緒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

乘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初此昭

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

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

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實今

燕客之言曰他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

王何為不見補曰西周等策有宮他未知即此人

利誘王使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彪謂是客也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

者也彼惡知所謂

天下為度者乎

一本此有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先生曰齊因

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曰一本此

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

願也此記有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

處後僕詘指而事之也屈指也屈北面而受學

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後之而息先問而後嘿

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補曰一本人趨馮

几據杖馮據也眄視指使則斯補曰音斯役之人至若恣

睢奮擊睢仰目而補曰恣睢暴戾也後荀或响藉叱

咄呼具二反咄都活反咄上有响字為復

策响藉義亦不類當是响藉見韓則徒隸之人至矣

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道者王誠博選國中

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

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

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能得消人昭謂者也楚世家銷人見國語韋

居通書謂出入命也淳云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

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

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

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

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

至者三之記無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魏始魏且見事

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築宮

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

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

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

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

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

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處謂燕昭郭

為國雪恥君臣問對無他言尊欲得賢士而事之

此無競惟人之詎也欲無與得乎我臣役之對天

下之格言市馬之喻也世之法矣太史公獨何為

削之亦異於孔氏則修之為三代之太史公固為

三代之道未可即以為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為

累然孔氏則修之法則不係此謂曰太史公固為

也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

趙之眾猶鞭笞也如御諸國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

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散游士頓齊兵勞頓

也敝之敝其眾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

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

車十五乘補曰姚本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

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猶鞭笞也臣

聞當世之舉王與起之王必誅暴正亂舉

無道之五旬舉攻不義今宋王偃射天笞地鑄諸侯

之象使侍屏屏人為井區注井漏井所以及水

引國策說苑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鴟冠子博選

篇亦用隗言此則仰宗意詐謂偽書取以充入者

也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

趙之眾猶鞭笞也如御諸國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

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散游士頓齊兵勞頓

也敝之敝其眾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

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

車十五乘補曰姚本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

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猶鞭笞也臣

聞當世之舉王與起之王必誅暴正亂舉

無道之五旬舉攻不義今宋王偃射天笞地鑄諸侯

之象使侍屏屏人為井區注井漏井所以及水

濼鄭司農云匿路則也鑄諸侯之象即後章秦展

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

終不成實啓之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且夫宋

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與其得

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

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

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

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

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

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

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繫而後可以乘人之

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生名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

萬乘而寄質於齊寄質委也一說名卑而權輕奉

元作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

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必反

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

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

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

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

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足下

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王又加

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正曰索隱

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

數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

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

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

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

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

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

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受使齊主盟盡焚天下

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

客以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

策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故必患正曰姚本長賓之秦

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

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特與國然而王何不

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

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

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

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

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

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今諸

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

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也當作蹠正曰驪所綺反說文舞履也徐云謂足根不正納履也引漢志邯鄲女跣驪字與蹠屣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齊秦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字句可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

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

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子之之亂

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其可乃召

蘇氏王曾策言魏出之宋宋善待之今在宋也

勸之尊齊擯秦而說秦以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

策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

代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

之類代為燕間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

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為之說

燕哉此策不能無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

王出走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鮑子鮑兼此三行以事王奚

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
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
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
如鮑焦史鮒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
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奇取義不與生俱
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
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
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地三王代位
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
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為煩大王之廷邪煩說也昔者

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

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

而不取也而此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

朝燕與朝秦并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

揆其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

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

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

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戰砥劔矜

柄戰蓋為矜施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

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

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

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
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齊為燕何如對曰足下以
愛之故與補曰與平聲姚何本下復有則字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
父負床之孫負言背倚床立未能行也不得此屬皆不得而乃
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
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
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
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
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
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
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

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

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

補曰此宜有主字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躓踏也

於是宜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

為美酒令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

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

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

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

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

下之無制於群臣也補曰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訖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訖徒

案反或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

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

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猶

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

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

耳王曰善矣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

已則否曰利誕謾之人以為用此不正之論也

使過之不類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得其道耳

非此之謂也蘇代謂為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以

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令齊絕於趙齊

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

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

齊將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

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曰

之以韓魏循自齊而為蘇子也今齊守趙之質子

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

齊正曰無據妄引韓為謂代舉或人告奉

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為趙言於齊也果以守

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欲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

然曰謂告子齊果守趙質其言惡矣雖然王勿

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

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出為之以成所欲

出者奮不顧也言知其有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

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也紛亂持臣非張孟談

也持猶使持字疑特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

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

人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曰一本公王按字

勻者虞欲反隸始加點以別王字新序有公命說

奉陽名補曰說即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

此下類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元作令不

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王父名

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齊欲攻今其言

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恐即此人

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知

無厲補曰無今賢之兩之謂以代為賢兩之謂賢之

之並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奉陽君之怒甚矣代此

言自如齊王衍王王補曰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

也待之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豆然不以今

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

合苟可循也循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之本以二國

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正曰言二國之

榮辱皆論逃不足以為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

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策死不足以為臣患

及堯舜之賢而死兩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

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

有所分則代之惡皆而後相効可因而人見其不是臣

之患也

後時其若臣死而必相攻也

相攻臣必勉之

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

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

必然之物之死者人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

此有不若逃而去之詐以罪臣以韓魏循自齊

為字不若逃而去之逃去臣以韓魏循自齊

燕則自韓魏而為之取秦言勁齊深結趙以勤之

此致趙以怒齊也結亦以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

雖為之不補累燕臣雖為之累燕下文引奉

不累奉陽君告朱謹曰亦代蘇子怒於燕王之不

以吾故指奉陽弗子相子謂誰又不子卿也

卿也手亦為蘇子自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

燕王善代而奉陽故臣雖為之不累燕故代雖為

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為之不累燕故代雖為

燕為二國二又不欲王欲猶須也言其伊尹再逃

桀而之湯湯而之桀六字姚本同采與鳴條之

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桓元

伯伯古字通古今人表舉之戰而報其父之

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

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

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張儀逃於楚傳不書

歲至楚白圭逃於秦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使

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詳薛公

釋載不乘也逃出於關齊緡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

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為好補曰士上士太史公曰

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

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

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

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

預言不勝與齊合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

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

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

志也謂此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

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音的子也蘇代

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

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

於魏魏補曰姚得元作趙趙正曰魏曰得趙燕

也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聞補曰

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聞補曰聞補曰

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

而陽攻以疑齊晉正曰晉正曰謂閔王曰燕之

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復振舉也蓋欲燕兵在晉

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

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
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
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
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
舉他別用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
不勝不可振也振救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
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
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
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
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
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

書